

W.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全集



多少人间悲喜 山河变易
融汇在莎翁的笔下 闪烁着永恒的魅力

云南人民出版社

仲夏夜的仙子布下快乐的魔障；
威尼斯商人的圈套套住了自己；
温莎的娘儿们风情万种；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是无尽的话题。

丹麦王子忽然生死两难；
黑帅错杀了美丽的爱妻；
年迈的国王瓜分了疆土；
女巫的狂舞预言了英雄的结局。

多少人间悲喜、山河变易，
融汇在莎翁的笔下，闪射着永久的魅力！

ISBN7-222-03572-9/I·164

定价：98.80元（上中下册）



[英]莎士比亚 著

莎士比亚全集

(中)

朱生豪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理 查 二 世

朱生豪 译

吴兴华 校

剧 中 人 物

理查二世

约翰·刚特 兰开斯特公爵 } 理查王之叔父
爱德蒙·兰格雷 约克公爵 }

亨利·波林勃洛克 海瑞福德公爵,约翰·刚特之子,即位后称亨利四世

奥墨尔公爵 约克公爵之子

托马斯·毛勃雷 诺福克公爵

萨立公爵

萨立斯伯雷伯爵

勃克雷勋爵

布 希 }
巴各特 } 理查王之近侍
格 林 }

诺森伯兰伯爵

亨利·潘西·霍茨波 诺森伯兰伯爵之子

洛斯勋爵

威罗比勋爵

费兹华特勋爵

卡莱尔主教

威司敏斯特长老

司礼官

皮厄斯·艾克斯顿爵士

史蒂芬·斯克鲁普爵士

威尔士军队长

王后

葛罗斯特公爵夫人

约克公爵夫人

宫女

群臣、传令官、军官、兵士、园丁、狱卒、使者、马夫及其他侍从等。

地 点

英格兰及威尔士各地

第一幕

第一场 伦敦。宫中一室

理查王率侍从、约翰·刚特及其他贵族等上。

理查王 高龄的约翰·刚特，德高望重的兰开斯特，你有没有遵照你的誓约，把亨利·海瑞福德，你的勇敢的儿子带来，证实他上次对诺福克公爵托马斯·毛勃雷所提出的激烈的控诉？那时我因为政务忙碌，没有听他说下去。

刚特 我把他带来了，陛下。

理查王 再请你告诉我，你有没有试探过他的口气，究竟他控诉这位公爵，是出于私人的宿怨呢，还是因为尽一个忠臣的本分，知道他确实有谋逆的行动？

刚特 据我从他嘴里所能探听出来的，他的动机的确是因为看到公爵在进行不利于陛下的阴谋，而不是出于内心的私怨。

理查王 那么叫他们来见我；让他们当面对质，怒目相视，我要听一听原告和被告双方无拘束的争辩。（若干侍从下）他们两个都是意气高傲、秉性刚强的人；在盛怒之中，他们就像大海一般聾聩，烈火一般躁急。

侍从等率波林勃洛克及毛勃雷重上。

波林勃洛克 愿无数幸福的岁月降临于我的宽仁慈爱的君王！

毛勃雷 愿陛下的幸福与日俱增，直到上天嫉妒地上的佳运，把一个不朽的荣名加在您的王冠之上！

理查王 我谢谢你们两位；可是两人之中，有一个人不过向我假意谄媚，因为你们今天来此的目的，是要彼此互控各人以叛逆的重罪。海瑞福德贤弟，你对于诺福克公爵托马斯·毛勃雷有什么不满？

波林勃洛克 第一——愿上天记录我的言语！——我今天来到陛下的御座之前，提出这一控诉，完全是出于一个臣子关怀他主上安全的一片忠心，绝对没有什么恶意的仇恨。现在，托马斯·毛勃雷，我要和你面面对，听着我的话吧；我的身体将要在人世担保我所说的一切，否则我的灵魂将要在天上负责它的真实。你是一个叛徒和奸贼，辜负国恩，死有余辜；天色越是晴朗空明，越显得浮云的混浊。让我再用奸恶的叛徒的名字塞在你的嘴里。请陛下允许我，在我离开这儿以前，我要用我正义的宝剑证明我的说话。

毛勃雷 不要因为我言辞的冷淡而责怪我情虚气馁；这不是一场妇人的战争，可以凭着舌剑唇枪解决我们两人之间的争端；热血正在胸膛里沸腾，准备因此而溅洒。可是我并没有唾面自干的耐性，能够忍受这样的侮辱而不发一言。

首先因为当着陛下的天威之前,不敢不抑制我的口舌,否则我早就把这些叛逆的名称加倍掷还给他了。要不是他的身体里流着高贵的王族的血液,要不是他是陛下的亲属,我就要向他公然挑战,把唾涎吐在他的身上,骂他是一个造谣诽谤的懦夫和恶汉;为了证实他是这样一个人,我愿意让他先占一点上风,然后再和他决一雌雄,即使我必须徒步走到阿尔卑斯山的冰天雪地之间,或是任何英国人所敢于涉足的辽远的地方和他相会,我也决不畏避。现在我要凭着决斗为我的忠心辩护,凭着我的一切希望发誓,他说的全然是虚伪的谎话。

波林勃洛克 脸色惨白的战栗的懦夫,这儿我掷下我的手套,声明放弃我的国王亲属的身分;你的恐惧,不是你的尊敬,使你提出我的血统的尊严作为借口。要是你的畏罪的灵魂里还残留着几分勇气,敢接受我的荣誉的信物,那么俯身下去,把它拾起来吧;凭着它和一切武士的礼仪,我要和你彼此用各人的武器决战,证实你的罪状,揭穿你的谎话。

毛勃雷 我把它拾起来了;凭着那轻按我的肩头、使我受到骑士荣封的御剑起誓,我愿意接受一切按照骑士规矩的正当的挑战;假如我是叛徒,或者我的应战是不义的,那么,但愿我一上了马,不再留着活命下来!

理查王 我的贤弟控诉毛勃雷的,究竟是一些什么罪名?像他那样为我们所倚靠的人,倘不是果然犯下昭彰的重罪,是决不会引起我们丝毫恶意的猜疑的。

波林勃洛克 瞧吧,我所说的话;我的生命将要证明它的真实。毛勃雷曾经借着补助王军军饷的名义,领到八千金币;正像一个奸诈的叛徒、误国的恶贼一样,他把这一笔饷款全数填充了他私人的欲壑。除了这一项罪状以外,我还要说,并且准备在这儿或者在任何英国人眼光所及的最远的边界,用武力证明,这十八年来,我们国内一切叛逆的阴谋,追本穷源,都是出于毛勃雷的主动。不但如此,我还要凭着他的罪恶的生命,肯定地指出葛罗斯特公爵是被他设计谋害的,像一个卑怯的叛徒,他唆使那位公爵的轻信敌人用暴力溅洒了他的无辜的血液;正像被害的亚伯一样,他的血正在从无言的墓穴里向我高声呼喊,要求我替他伸冤雪恨,痛惩奸凶;凭着我的光荣的家世起誓,我要手刃他的仇人,否则宁愿丧失我的生命。

理查王 他的决心多么大呀!托马斯·诺福克,你对于这番话有什么辩白?

毛勃雷 啊!请陛下转过脸去,暂时塞住您的耳朵,让我告诉这侮辱他自己血统的人,上帝和善良的世人是多么痛恨像他这样一个说谎的恶徒。

理查王 毛勃雷,我的眼睛和耳朵是大公无私的;他不过是我的叔父的儿子,即使他是我的同胞兄弟,或者是我的王国的继承者,凭着我的御杖的威严起誓,这种神圣的血统上的关连,也不能给他任何的特权,或者使我不可摇撼的正直的心灵对他略存偏袒。他是我的臣子,毛勃雷,你也是我的臣子;我允许你放胆说话。

毛勃雷 那么,波林勃洛克,我就说你这番诬蔑的狂言,完全是从你虚伪的心头经过你的奸诈的喉咙所发出的欺人的谎话。我所领到的那笔饷款,四分之三已经分发给驻在卡莱的陛下下的军队;其余的四分之一是我奉命留下的,因为我上次到法国去迎接王后的时候,陛下还欠我一笔小小的旧债。现在把你那句谎话吞下去吧。讲到葛罗斯特,他并不是我杀死的;可是我很惭愧那时我没有尽我应尽的责任。对于您,高贵的兰开斯特公爵,我的敌人的可尊敬的父亲,我确曾一度企图陷害过您的生命,为了这一次过失,使我的灵魂感到极大的疚恨;可是在我最近一次领受圣餐以前,我已经坦白自认,要求您的恕宥,我希望您也已经不记旧恶了。这是我的错误。至于他所控诉我的其余的一切,全然出于一个卑劣的奸人,一个丧心的叛徒的恶意;我要勇敢地为我自己辩护,在这傲慢的叛徒的足前也要掷下我的挑战的信物,凭着他胸头最优良的血液,证明我的耿耿不贰的忠贞。我诚心请求陛下替我们指定一个决斗的日期,好让世人早一些判断我们的是非曲直。

理查王 你们这两个燃烧着怒火的骑士,听从我的旨意;让我们用不流血的方式,消除彼此的愤怒。我虽然不是医生,却可以下这样的诊断:深刻的仇恨会造成太深的伤痕。劝你们捐嫌忘怨,言归于好,我们的医生说这一个月内是不应该流血的。好叔父,让我们赶快结束这一场刚刚开始争端;我来劝解诺福克公爵,你去劝解你的儿子吧。

刚特 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做一个和事佬是最合适不过的。我的儿,把诺福克公爵的手套掷下了吧。

理查王 诺福克,你也把他的手套掷下来。

刚特 怎么,哈利^①,你还不掷下来?做父亲的不应该向他的儿子发出第二次的命令。

理查王 诺福克,我吩咐你快掷下;争持下去是没有好处的。

毛勃雷 尊严的陛下,我愿意把自己投身在您的足前。您可以支配我的生命,可是不能强迫我容忍耻辱;为您尽忠效命是我的天职,可是即使死神高踞在我的坟墓之上,您也不能使我的美好的名誉横遭污毁。我现在在这儿受到这样的羞辱和诬蔑,谰言的有毒的枪尖刺透了我的灵魂,只有他那吐着毒瘴的心头的鲜血,才可以医治我的创伤。

理查王 一切意气之争必须停止;把他的手套给我;雄狮的神威可以使豹子慑伏。

毛勃雷 是的,可是不能改变它身上的斑点。要是您能够取去我的耻辱,我就可以献上我的手套。我的好陛下,无瑕的名誉是世间最纯粹的珍宝;失去了名誉,人类不过是一些镀金的粪土,染色的泥块。忠贞的胸膛里一颗勇敢的心灵,就像藏在十重键锁的箱中的珠玉。我的荣誉就是我的生命,二者互相结

^① 亨利的爱称。

为一体；取去我的荣誉，我的生命也就不再存在。所以，我的好陛下，让我为我的荣誉而战吧；我借着荣誉而生，也愿为荣誉而死。

理查王 贤弟，你先掷下你的手套吧。

波林勃洛克 啊！上帝保佑我的灵魂不要犯这样的重罪！难道我要在我父亲的面前垂头丧气，怀着卑劣的恐惧，向这理屈气弱的懦夫低头服罪吗？在我的舌头用这种卑怯的侮辱伤害我的荣誉、发出这样可耻的求和的声请以前，我的牙齿将要把这种自食前言的懦怯的畏惧嚼为粉碎，把它带血唾在那无耻的毛勃雷脸上。（刚特下。）

理查王 我是天生发号施令的人，不是惯于向人请求的。既然我不能使你们成为友人，那么准备着吧，圣兰勃特日^① 在科文特里，你们将要以为生命为孤注，你们的短剑和长枪将要替你们解决你们势不两立的争端；你们既然不能听从我的劝告而和解，我只好信任冥冥中的公道，把胜利的光荣判归无罪的一方。司礼官，传令执掌比武仪式的官吏准备起来，导演这一场同室的交讧。（同下。）

第二场 同前。兰开斯特公爵府中一室

刚特及葛罗斯特公爵夫人上。

刚特 唉！那在我血管里流着的伍德斯道克的血液，比你的呼吁更有力地要求我向那杀害他生命的屠夫复仇。可是矫正这一个我们所无能为力的错误的权力，既然操之于造成这错误的人的手里，我们只有把我们的不平委托于上天的意志，到了时机成熟的一天，它将会向作恶的人们降下严厉的惩罚。

葛罗斯特公爵夫人 难道兄弟之情不能给你一点更深的刺激吗？难道你衰老的血液里的爱火已经不再燃烧了吗？你是爱德华的七个儿子中的一个，你们兄弟七人，就像盛着他的神圣的血液的七个宝瓶，又像同一树根上茁长的七条美好的树枝；七人之中，有的因短命而枯萎，有的被命运所摧残，可是托马斯，我的亲爱的夫主，我的生命，我的葛罗斯特，满盛着爱德华的神圣的血液的一个宝瓶，从他的最高贵的树根上茁长的一条繁茂的树枝，却被嫉妒的毒手击破，被凶徒的血斧斩断，倾尽了瓶中的宝液，雕落了枝头的茂叶。啊，刚特！他的血也就是你的血；你和他同胞共体，同一的模型铸下了你们；虽然你还留着一口气活在世上，可是你的一部分生命已经跟着他死去了。你眼看着人家杀死你那不幸的兄弟，等于默许凶徒们谋害你的父亲，因为他的身上存留着你父亲生前的遗范。不要说那是忍耐，刚特；那是绝望。你容忍你的兄弟被人这样屠戮，等于把你自己的生命开放一条道路，向凶恶的暴徒指示杀害你的门径。在卑贱的人们中间我们所称为忍耐的，在尊贵者的胸中就是冷血的

^① 圣兰勃特日尔。（St. Lambert' day），九月十七日，纪念圣兰勃特的节日。

懦怯。我应该怎么说呢？为了保卫你自己的生命，最好的方法就是为我的葛罗斯特复仇。

刚特 这一场血案应该由上帝解决，因为促成他的死亡的祸首是上帝的代理人，一个受到圣恩膏沐的君主；要是他死非其罪，让上天平反他的冤屈吧，我是不能向上帝的使者举起愤怒的手臂来的。

葛罗斯特公爵夫人 那么，唉！什么地方可以让我声诉我的冤屈呢？

刚特 向上帝声诉，他是寡妇的保卫者。

葛罗斯特公爵夫人 好，那么我要向上帝声诉。再会吧，年老的刚特。你到科文特里去，瞧我的侄儿海瑞福德和凶狠的毛勃雷决斗；啊！但愿我丈夫的冤魂依附在海瑞福德的枪尖上，让它穿进了屠夫毛勃雷的胸中；万一刺而不中，愿毛勃雷的罪恶压住他的全身，使他那流汗的坐骑因不胜重负而把他掀翻在地上，像一个卑怯的懦夫匍匐在我的侄儿海瑞福德的足下！再会吧，年老的刚特；你的已故的兄弟的妻子必须带着悲哀终结她的残生。

刚特 弟妇，再会；我必须到科文特里去。愿同样的幸运陪伴着你，跟随着我！

葛罗斯特公爵夫人 可是还有一句话。悲哀落在地上，还会重新跳起，不是因为它的空虚，而是因为它的重量。我的谈话都还没有开始，已要向你告别，因为悲哀看去好像已经止住，其实却永远没有个完。替我向我的兄弟爱德蒙·约克致意。瞧！这就是我所要说的一切。不，你不要就这样走了；虽然我只有这一句话，不要走得这样匆忙；我还要想起一些别的话来、请他——啊，什么？——赶快到普拉希看我一次。唉！善良的老约克到了那里，除了空旷的房屋、萧条的四壁、无人的仆舍、苔封的石级以外，还看得到什么？除了我的悲苦呻吟以外，还听得到什么欢迎的声音？所以替我向他致意；叫他不要到那里去，找寻那到处充斥着悲哀。孤独地、孤独地我要饮恨而死；我的流泪的眼睛向你作最后的诀别。（各下。）

第三场 科文特里附近旷地。设围场 及御座。传令官等侍立场侧

司礼官及奥墨尔上。

司礼官 奥墨尔大人，哈利·海瑞福德武装好了没有？

奥墨尔 是的，他已经装束齐整，恨不得立刻进场。

司礼官 诺福克公爵精神抖擞，勇气百倍，专等原告方面的喇叭声召唤。

奥墨尔 那么决斗的双方都已经准备好了，只要王上一到，就可以开始啦。

喇叭奏花腔。理查王上，就御座；刚特、布希、巴各特、格林及余人等随上，各自就座。喇叭高鸣，另一喇叭在内相应。被告毛勃雷穿甲胄上，一传令官前导。

理查王 司礼官，问一声那边的骑士他穿了甲胄到这儿来的原因；问他叫什么名

字,按照法定的手续,叫他宣誓他的动机是正直的。

司礼官 凭着上帝的名义和国王的名义,说出你是什么人,为什么穿着骑士的装束到这儿来,你要跟什么人决斗,你们的争端是什么。凭着你的骑士的身分和你的誓言,从实说来;愿上天和你的勇气保卫你!

毛勃雷 我是诺福克公爵托马斯·毛勃雷。遵照我所立下的不可毁弃的骑士的誓言,到这儿来和控诉我的海瑞福德当面对质,向上帝、我的君王和他的后裔表白我的忠心和诚实;凭着上帝的恩惠和我这手臂的力量,我要一面洗刷我的荣誉,一面证明他是一个对上帝不敬、对君王不忠、对我不义的叛徒。我为正义而战斗,愿上天佑我!(就座。)

喇叭高鸣;原告波林到洛克穿甲胄上,一传令官前导。

理查王 司礼官,问一声那边穿着甲胄的骑士,他是谁,为什么全副戎装到这儿来;按照我们法律上所规定的手续,叫他宣誓声明他的动机是正直的。

司礼官 你的名字叫什么?为什么你敢当着理查王的面前,到他这儿的校场里来?你要和什么人决斗?你们的争端是什么?像一个正直的骑士,你从实说来;愿上天保佑你!

波林勃洛克 我是兼领海瑞福德、兰开斯特和德比三处采邑的哈利;今天武装来此,准备在这围场之内,凭着上帝的恩惠和我身体的勇力,证明诺福克公爵托马斯·毛勃雷是一个对上帝不敬、对王上不忠、对我不信不义的奸诈险恶的叛徒。我为正义而战斗,愿上天佑我!

司礼官 除了司礼官和奉命监视这次比武仪典的官员以外,倘有大胆不逞之徒,擅敢触动围场界线,立处死刑,决不宽贷。

波林勃洛克 司礼官,让我吻一吻我的君王的手,在他的御座之前屈膝致敬;因为毛勃雷跟我就像两个朝圣的人立誓踏上漫长而艰苦的旅途,所以让我们按照正式的礼节,各自向我们的亲友们作一次温情的告别吧。

司礼官 原告恭顺地向陛下致敬,要求一吻御手,申达他告别的诚意。

理查王 (下座)我要亲下御座,把他拥抱在我的怀里。海瑞福德贤弟,你的动机既然是正直的,愿你在这次庄严的战斗里获得胜利!再会吧,我的亲人;要是你今天洒下你的血液,我可以为你悲恸,可是不能代你报复杀身之仇。

波林勃洛克 啊!要是我被毛勃雷的枪尖所刺中,不要让一只高贵的眼睛为我浪掷一滴泪珠。正像雄鹰追逐一只小鸟,我对毛勃雷抱着必胜的自信。我的亲爱的王上,我向您告别了;别了,我的奥墨尔贤弟;虽然我要去和死亡搏斗,可是我并没有病,我还年轻力壮,愉快地呼吸着空气。瞧!正像在英国宴席上,最美味的佳肴总是放在最后,留给人们一个无限余甘的回忆;我最后才向您告别,啊,我的生命的人间的创造者!您的青春的精神复活在我的心中,用双重的巨力把我凌空举起,攀取那高不可及的胜利;愿您用祈祷加强我的甲胄的坚实,用祝福加强我的枪尖的锋锐,让它突入毛勃雷的蜡制的战袍之内,

借着您儿子的勇壮的行为,使约翰·刚特的名字闪耀出新的光彩。

刚特 上帝保佑你的正义行为得胜!愿你的动作像闪电一般敏捷,你的八倍威力的打击,像惊人的雷霆一般降在你的恶毒的敌人的盔上;振起你的青春的精神,勇敢地活着吧。

波林勃洛克 我的无罪的灵魂和圣乔治帮助我得胜!(就座。)

毛勃雷 (起立。)不论上帝和造化给我安排下怎样的命运,或生或死,我都是尽忠于理查王陛下的一个赤心正直的臣子。从来不曾有一个国人用这样奔放的热情脱下他的缚身的锁链,拥抱那无拘束的自由的黄金的自由,像我的雀跃的灵魂一样接受这一场跟我的敌人互决生死的鏖战。最尊严的陛下和我的各位同僚,从我的嘴里接受我的虔诚的祝福。像参加一场游戏一般,我怀着轻快的心情挺身赴战;正直者的胸襟永远是安定的。

理查王 再会,公爵。我看见正义和勇敢在你的眼睛里闪耀。司礼官,传令开始比武。(理查王及群臣各就原座。)

司礼官 海瑞福德、兰开斯特和德比的哈利,过来领你的枪;上帝保佑正义的人!

波林勃洛克 (起立)抱着像一座高塔一般坚强的信心,我应着“阿门”。

司礼官 (向一官吏)把这枝枪送给诺福克公爵。

传令官甲 这儿是海瑞福德、兰开斯特和德比的哈利,站在上帝、他的君王和他自己的立场上,证明诺福克公爵托马斯·毛勃雷是一个对上帝不敬、对君王不忠、对他不义的叛徒;倘使所控不实,他愿意蒙上奸伪卑怯的恶名,永远受世人唾骂。他要求诺福克公爵出场,接受他的挑战。

传令官乙 这儿站着诺福克公爵托马斯·毛勃雷,准备表白他自己的无罪,同时证明海瑞福德、兰开斯特和德比的哈利是一个对上帝不敬、对君王不忠、对他不义的叛徒;倘使所言失实,他愿意蒙上奸伪卑怯的恶名,永远受世人唾骂。他勇敢地怀着满腔热望,等候着决斗开始的信号。

司礼官 吹起来,喇叭;上前去,比武的人们。(吹战斗号)且慢,且慢,王上把他的御杖掷下来了。

理查王 叫他们脱下战盔,放下长枪,各就原位。跟我退下去;在我向这两个公爵宣布我的判决之前,让喇叭高声吹响。(喇叭奏长花腔。向决斗者)过来,倾听我们会议的结果。因为我们的国土不应被它所滋养的宝贵的血液所玷污;因为我们的眼睛痛恨同室操戈所造成的内部的裂痕;因为你们各人怀着凌云的壮志,冲天的豪气,造成各不相下的敌视和憎恨,把我们那像婴儿一般熟睡着的和平从它的摇篮中惊醒;那战鼓的喧聒的雷鸣,那喇叭的刺耳的嗥叫,那刀枪的愤怒的击触,也许会把美好的和平吓退出我们安谧的疆界以外,使我们的街衢上横流着我们自己亲属的血;所以我宣布把你们放逐出境。你,海瑞福德贤弟,必须在异国踏着流亡的征途,在十个夏天给我们的田地带来丰收以前,不准归返我们美好的国土,倘有故违,立处死刑。

波林勃洛克 愿您的旨意实现。我必须用这样的思想安慰我自己,那在这儿给您温暖的太阳,将要同样照在我的身上;它的金色的光辉照耀着您的王冠,也会把光明的希望渲染我的流亡的岁月。

理查王 诺福克,你所得到的是一个更严重的处分,虽然我很不愿意向你宣布这样的判决:狡狴而迟缓的光阴不能决定你的无期放逐的终限;“永远不准回来,”这一句绝望的话,就是我对你所下的宣告;倘有故违,立处死刑。

毛勃雷 一个严重的判决,我的无上尊严的陛下;从陛下的嘴里发出这样的宣告,是全然出于意外的;陛下要是顾念我过去的微劳,不应该把这样的处分加在我的身上,使我远窜四荒,和野人顽民呼吸着同一的空气。现在我必须放弃我在这四十年来所学习的语言,我的本国的英语;现在我的舌头对我一无用处,正像一张无弦的古琴,或是一具被密封在匣子里的优美的乐器,或者匣子虽然开着,但是放在一个不谙音律者手里。您已经把我的舌头幽禁在我的嘴里,让我的牙齿和嘴唇成为两道闸门,使冥顽不灵的愚昧作我的狱卒。我太大了,不能重新作一个牙牙学语的婴孩;我的学童的年龄早已被我蹉跎过去。您现在禁止我的舌头说它故国的语言,这样的判决岂不等于绞杀语言的死刑吗?

理查王 悲伤对于你无济于事;判决已下,叫苦也太迟了。

毛勃雷 那么我就这样离开我的故国的光明,在无穷的黑夜的阴影里栖身吧。(欲退。)

理查王 回来,你们必须再宣一次誓。把你们被放逐的手按在我的御剑之上,虽然你们对我应尽的忠诚已经随着你们自己同时被放逐,可是你们必须凭着你们对上帝的信心,立誓遵守我所要向你们提出的誓约。愿真理和上帝保佑你们!你们永远不准在放逐期中,接受彼此的友谊;永远不准互相见面;永远不准暗通声气,或是蠲除你们在国内时的嫌怨,言归于好;永远不准同谋不轨,企图危害我、我的政权、我的臣民或是我的国土。

波林勃洛克 我宣誓遵守这一切。

毛勃雷 我也同样宣誓遵守。

波林勃洛克 诺福克,我认定你是我的敌人;要是王上允许我们,我们两人中,一人的灵魂这时候早已飘荡于太虚之中,从我们这肉体的脆弱的坟墓里被放逐出来,正像现在我们的肉体被放逐出这国境之外一样了。趁着你还没有逃出祖国的领土,赶快承认你的奸谋吧;因为你将要走一段辽远的路程,不要让一颗罪恶的灵魂的重担沿途拖累着你。

毛勃雷 不,波林勃洛克,要是我曾经起过叛逆的贰心,愿我的名字从生命的册籍上注销;愿我从天上放逐,正像从我的本国放逐一样!可是上帝、你、我,都知道你是一个什么人;我怕转眼之间,王上就要自悔他的失着了。再会,我的陛下。现在我决不会迷路;除了回到英国以外,全世界都是我的去处。(下。)

理查王 叔父,从你晶莹的眼珠里,我可以看到您的悲痛的心;您的愁惨的容颜,已经从他放逐的期限中减去四年的时间了。(向波林勃洛克)度过了六个寒冬,你再有祖国的欢迎声中回来吧。

波林勃洛克 一句短短的言语里,藏着一段多么悠长的时间!四个沉滞的冬天,四个轻狂的春天,都在一语之间化为乌有;这就是君王的纶音。

刚特 感谢陛下的洪恩,为了我的缘故,缩短我的儿子四年放逐的期限;可是这种额外的宽典,并不能使我沾到什么利益,因为在他六年放逐的岁月尚未完毕之前,我这一盏油干焰冷的灯,早已在无边的黑夜里熄灭,我这尺寸的残烛早已烧尽,盲目的死亡再也不让我看见我的儿子了。

理查王 啊,叔父,你还能活许多年哩。

刚特 可是,王上,您不能赐给我一分钟的寿命。您可以假手阴沉的悲哀缩短我的昼夜,可是不能多借我一个清晨;您可以帮助时间刻划我额上的皱纹,可是不能中止它的行程,把我的青春留住;您的一言可以致我于死,可是一死之后,您的整个的王国的呼吸。

理查王 您的儿子是在郑重的考虑之下被判放逐的,你自己也曾表示同意;那时为什么你对我们的判决唯唯从命呢?

刚特 美味的食物往往不宜于消化。您要求我站到法官的立场上发言,可是我宁愿您命令我用一个父亲的身分为他的儿子辩护。啊!假如他是一个不相识的人,不是我的孩子,我就可以用更温和的语调,设法减轻他的罪状;可是因为避免徇私偏袒的指责,我却宣判了我自己的死刑。唉!当时我希望你们中间有人会说,我把自己的儿子宣判放逐,未免太忍心了;可是你们却同意了我的违心之言,使我违反我的本意,给我自己这样重大的损害。

理查王 贤弟,再会吧;叔父,你也不必留恋了。我判决他六年的放逐,他必须立刻就走。(喇叭卖花腔。理查王及扈从等下。)

奥墨尔 哥哥,再会吧;虽然不能相见,请你常通书信,让我们知道你在何处安身。

司礼官 大人,我并不向您道别,因为我要和您并辔同行,一直送您到陆地的尽头。

刚特 啊!你为什么缄口无言,不向你的亲友们说一句答谢的话?

波林勃洛克 我的舌头只能大量吐露我心头的悲哀,所以我没有话可以向你们表示我的离怀。

刚特 你的悲哀不过是暂时的离别。

波林勃洛克 离别了欢乐,剩下的只有悲哀。

刚特 六个冬天算得什么?它们很快就过去了。

波林勃洛克 对于欢乐中的人们,六年是一段短促的时间;可是悲哀使人度日如年。

刚特 算它是一次陶情的游历吧。

波林勃洛克 要是我用这样谬误的名称欺骗自己,我的心将要因此而叹息,因为它知道这明明是一次强制的旅行。

刚特 你的征途的忧郁将要衬托出你的还乡的快乐,正像箔片烘显出宝石的光辉一样。

波林勃洛克 不,每一个沉重的步伐,不过使我记起我已经多么遥遥地远离了我所珍爱的一切。难道我必须在异邦忍受学徒的辛苦,当我最后期满的时候,除了给悲哀作过短工之外,再没有什么别的可以向人夸耀?

刚特 凡是日月所照临的所在,在一个智慧的人看来都是安身的乐土。你应该用这样的思想宽解你的厄运;什么都比不上厄运更能磨炼人的德性。不要以为国王放逐了你,你应该设想你自己放逐了国王。越是缺少担负悲哀的勇气,悲哀压在心头越是沉重。去吧,就算这一次是我叫你出去追寻荣誉,不是国王把你放逐;或者你可以假想噬人的疫疠弥漫在我们的空气之中,你是要逃到一个健康的国土里去。凡是你的灵魂所珍重宝爱的事物,你应该想像它们是在你的未来的前途,不是在你离开的本土;想像鸣鸟在为你奏着音乐,芳草为你铺起地毯,鲜花是向你巧笑的美人,你的行步都是愉快的舞蹈;谁要是能够把悲哀一笑置之,悲哀也会减弱它的咬人的力量。

波林勃洛克 啊!谁能把一团火握在手里,想像他是在寒冷的高加索群山之上?或者空想着——一席美味的盛宴,满足他的久饿的枵腹?或者赤身在严冬的冰雪里打滚,想像盛夏的骄阳正在当空晒炙?啊,不!美满的想像不过使人格外感觉到命运的残酷。当悲哀的利齿只管咬人,却不能挖出病疮的时候,伤口的腐烂疼痛最难忍受。

刚特 来,来,我的儿,让我送你上路。要是我也像你一样年轻,处在和你同样的地位,我是不愿留在这儿的。

波林勃洛克 那么英国的大地,再会吧;我的母亲,我的保姆,我现在还在您的怀抱之中,可是从此刻起,我要和你分别了!无论我在何处流浪,至少可以这样自夸:虽然被祖国所放逐,我还是一个纯正的英国人。(同下。)

第四场 伦敦。国王堡中一室

理查王、巴各特及格林自一门上;奥墨尔自另一门上。

理查王 我早就看明白了。奥墨尔贤弟,你把高傲的海瑞福德送到什么地方?

奥墨尔 我把高傲的海瑞福德——要是陛下喜欢这样叫他的话——送上了最近的一条大路,就和他分手了。

理查王 说,你们流了多少临别的眼泪?

奥墨尔 说老实话,我是流不出什么眼泪来的;只有向我们迎面狂吹的东北风,偶或刺激我们的眼膜,逼出一两滴无心之泪,点缀我们漠然的离别。

理查王 你跟我那位好兄弟分别的时候,他说些什么话?

奥墨尔 他向我说“再会”。我因为不愿让我的舌头褻渎了这两个字眼,故意装出悲不自胜,仿佛连话都说不出来的样子,回避了我的答复。嘿,要是“再会”这两个字有延长时间的魔力,可以增加他的短期放逐的年限,那么我一定不会吝惜向他说千百声的“再会”;可是既然它没有这样的力量,我也不愿为他浪费我的唇舌。

理查王 贤弟,他是我们同祖的兄弟,可是当他放逐的生涯终结的时候,我们这一位亲人究竟能不能回来重见他的朋友,还是一个大大的疑问。我自己和这儿的布希、巴各特、格林三人,都曾注意到他向平民怎样殷勤献媚,用谦卑而亲见的礼貌竭力博取他们的欢心;他会向下贱的奴隶浪费他的敬礼,用诡诈的微笑和一副身处厄境毫无怨言的神气取悦穷苦的工匠,简直像要把他们思慕之情一起带走。他会向一个叫卖牡蛎的女郎脱帽;两个运酒的车夫向他说了一声上帝保佑他,他就向他们弯腰答礼,说,“谢谢,我的同胞,我的亲爱的朋友们”,好像我治下的英国已经操在他的手里,他是我的臣民所仰望的未来的君王一样。

格林 好,他已经去了,我们也不必再想起这种事情。现在我们必须设法平定爱尔兰的叛乱;迅速的措置是必要的,陛下,否则坐延时日,徒然给叛徒们发展势力的机会,对于陛下却是一个莫大的损失。

理查王 这一次我要御驾亲征。我们的金库因为维持这一个宫廷的浩大的支出和巨量的赏赉,已经不大充裕,所以不得不找人包收王家的租税,靠他们预交的款项补充这次出征的费用。要是再有不敷的话,我可以给我留在国内的摄政者几道空白的诏敕,只要知道什么人有钱,就可以命令他们捐献巨额的金钱,接济我的需要;因为我现在必须立刻动身到爱尔兰去。

布希上。

理查王 布希,什么消息?

布希 陛下,年老的约翰·刚特突患重病,刚才差过急使来请求陛下去见他一面。

理查王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布希 在伊里别邸。

理查王 上帝啊,但愿他的医生们把他早早送下坟墓!他的金库里收藏的货色足可以使我那些出征爱尔兰的兵士们一个个披上簇新的战袍。来,各位,让我们大家去瞧瞧他;求上帝使我们去得尽快,到得太迟。

众人 阿门!(同下。)

第二幕

第一场 伦敦。伊里别邸中一室

· 刚特卧于榻上，约克公爵及余人等分立。

刚特 国王会不会来，好让我对他的少年浮薄的性情吐露我的最后的忠告？

约克 不要烦扰你自己，省些说话的力气吧；他的耳朵是不听忠告的。

刚特 啊！可是人家说，一个人的临死遗言，就像深沉的音乐一般，有一种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到了奄奄一息的时候，他的话决不会白费，因为真理往往是在痛苦呻吟中说出来的。一个从此以后不再说话的人，他的意见总是比那些少年浮华之徒的甘言巧辩更能被人听取。正像垂暮的斜阳、曲终的余奏和最后一口啜下的美酒留给人们最温馨的回忆一样，一个人的结局也总是比他生前的一切格外受人注目。虽然理查对于我生前的谏劝充耳不闻，我的垂死的哀音也许可以惊醒他的聋聩。

约克 不，他的耳朵已经被一片歌功颂德之声塞住了。他爱听的是淫靡的诗句和豪华的意大利流行些什么时尚的消息，它的一举一动，我们这落后的效颦的国家总是亦步亦趋地追随摹仿。这世上哪一种浮华的习气，不管它是多么恶劣，只要是新近产生的，不是很快地就传进了他的耳中？当理性的顾虑全然为倔强的意志所蔑弃的时候，一切忠告都等于白说。不要指导那一意孤行的人；你现在呼吸都感到乏力，何必苦苦地浪费你的唇舌。

刚特 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新受到灵感激动的先知，在临死之际，这样预言出他的命运：他的轻躁狂暴的乱行决不能持久，因为火势越是猛烈，越容易顷刻烧尽；绵绵的微雨可以落个不断，倾盆的阵雨一会儿就会停止；驰驱太速的人，很快就觉得精疲力竭；吃得太急了，难保食物不会哽住喉咙；轻浮的虚荣是一个不知餍足的饕餮者，它在吞噬一切之后，结果必然牺牲在自己的贪欲之下。这一个君王们的御座，这一个统于一尊的岛屿，这一片庄严的大地，这一个战神的别邸，这一个新的伊甸——地上的天堂，这一个造化女神为了防御毒害和战祸的侵入而为她自己造下的堡垒，这一个英雄豪杰的诞生之地，这一个小小的世界，这一个镶嵌在银色的海水之中的宝石（那海水就像是一堵围墙，或是一道沿屋的壕沟，杜绝了宵小的觊觎），这一个幸福的国土，这一个英格兰，这一个保姆，这一个繁育着明君贤主的母体（他们的诞生为世人所侧目，他们仗义卫道的功业远震寰宇），这一个像救世主的圣墓一样驰名、孕育着这许多伟大的灵魂的国土，这一个声誉传遍世界、亲爱又亲爱的国土，现